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傳六十二

崔光遠

祖敬嗣

房瑄

子孺復孫敬從新書增族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璿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携菹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旣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

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卽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黑白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爲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迴十餘日潼關失守元宗幸蜀詔留光遠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畱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旣而焚之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

止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僞敕復本官先是祿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既得光遠歸款召休歸洛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廢馬二千出至澁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爲賊且遁矣命所由守神威

新書守神威孝哲等第此

疑屬缺文

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光遠閉府門斬爲盜曳

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械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

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醜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矛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爲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鎰爲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爲魏州刺史

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

汴師千人渡河援之

不甚力

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

處崙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崙遂敗奔

還賊逐處崙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崙召我來何爲不出

光遠乃腰斬處崙處崙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

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

新書作皓

等皆繕完

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

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

爲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

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

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爲土賊掠州縣爲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旻召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菹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黃成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瑄

字次律

河南人天后朝正諫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

融神龍元年  
貶死高州

瑄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廕補宏文生性

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爲事凡十

餘歲開元十二年元宗將封岱岳瑄撰封禪書一篇及

牋啟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祕書省校書郎調

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

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

鞫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爲

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

員外郎三載遷試主客郎中五載正月擢試給事中賜



爵漳南縣男時元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  
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溫泉  
宮爲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廨舍以瑄雅有巧思令充  
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  
瑯琊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載徵拜左  
庶子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六月元宗蒼黃幸蜀大臣陳  
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瑄結張均張垠兄弟  
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垠同行皆以家在  
城中逗留不進瑄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元宗  
大悅卽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

袋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

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

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

肅宗爲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

引於纛下將斬之瑄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

瑄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瑄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已任

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瑄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

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楊國忠聚

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

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尋抗疏

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

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  
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瑄請自選叅佐乃以御史中  
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  
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  
中劉秩爲叅謀旣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分  
爲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慙將中軍自武  
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自將中軍爲前鋒十  
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  
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瑄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  
馬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躁牛皆震駭因縛芻縱

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又率南軍卽戰復敗希文劉慙竝降於賊瑄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竝宥之瑄好賓客善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效瑄旣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瑄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瑄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瑄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

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瑄與卿  
正大夫何爲攝也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  
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  
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爲宰相祖習浮華故至  
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  
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  
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瑄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  
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  
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  
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

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

以為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

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

而言瑄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

聞奏上由是惡瑄案新書賀蘭進明語在瑄未出師之前云帝入其言始惡瑄案肅宗紀瑄

至德元載九月丙子至順化郡上開十月癸未為兵馬元帥總師出討相去僅八日肅宗素重瑄名亦未必遽

爾信讒且既入進明之言又不常昇以重任當從舊書序於既敗之後為長詔以進明為河

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

來朝謁瑄意以為圓纔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

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恨於瑄瑄又多稱病

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  
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瑄爲宰相略  
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李何忌等高談  
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无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  
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廷蘭以見瑄自是亦  
大招納貨賄姦賊頗甚顏真卿時爲大夫彈何忌不孝  
瑄旣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憲司  
又奏彈董廷蘭招納貨賄瑄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  
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瑄大臣門  
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爲太子少師仍以鎬代

瑄爲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勳行賞加瑄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瑄旣在散位朝臣多以爲言瑄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瑄言議暴揚於朝瑄又多稱疾上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爲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啟至公之路房瑄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加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爲同人溫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宏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旣



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迹曾未踰時遽從  
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  
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觀所以咸  
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效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裨  
疾疹莫申朝謁邳犖爲政曾不疾其迂迴亞夫事君翻  
有懷於鬱快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  
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  
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  
之於理況秩武遠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  
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秩可闔州刺史

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竝卽馳驛赴任庶各增修  
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  
嫉比周之徒虛僞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瑄等  
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  
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時邠州久  
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墮廢州縣廨宇竝爲  
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瑄到任舉陳  
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館僚吏各歸官曹頗著政  
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  
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瑄長

子乘自少兩目盲瑄到漢州迺厚結司馬李銳以財貨  
乘聘銳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  
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  
閩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

孺復瑄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卽粗解綴文親黨  
奇之稍長狂疎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  
遊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爲宰  
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  
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  
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

偃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官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蔭三四日遽令上船卽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而上疏請合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爲取舍恣逸不顧禮法也

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

瑄孫啟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

調萬年令素贇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啟至荆湖宿雷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餉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啟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啟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

使等

式瑄之姪

新書瑄族孫

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爲從事泌

入爲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臯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雷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

於座中數贊闢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  
高宗文既至成都式與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等白衣麻  
躡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  
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  
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  
事中將命於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  
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  
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  
徵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平而河南民先困憲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  
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贈

左散騎常侍

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

甚盛幸無相忘關喜以為祥後闕發兵署牒首曰關副

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諡博士李虞仲曰

始闕反為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

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闕走西山召所疑

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

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諡乃定

新書贊曰唐名儒多言瑋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

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瑋以忠義自奮

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

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

副則訾咎深使瑋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

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

累也

戒哉

張鎬字從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

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

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侍

御

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贊善大

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數月元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卽位元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議奏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



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  
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  
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  
史閻邱曉引兵出救曉素懷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已及  
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遂逗遛不進鎬  
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卽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  
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  
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僞恐朝  
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兇豎因逆竊位兵強則眾  
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

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爲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愨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僞皆符鎬言尋徵爲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戶代宗卽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

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駭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

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推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

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竊自入仕三十年致位  
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  
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爲舊德云

高適者

字達夫

渤海蓆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

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  
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  
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  
誦宋州刺史張九臯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  
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邱尉非  
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

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

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

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

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肖

適

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元宗因陳潼關

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

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

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擗蒲飲酒不恤軍務藩渾及秦

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

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

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晁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

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  
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  
中避其蠱毒未足爲恥也元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  
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  
經濟之略紛綸瞻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  
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糾漶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  
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二年永王璘起  
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  
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  
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

江東韋瑱

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

乃招季廣琛於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

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

州劍南自元宗還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

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劍南雖名東西兩

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

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竝取

給於劍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

舉今梓遂果闔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

不可得而叅也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貨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斛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

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  
已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  
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  
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  
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  
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卻停東川并  
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州哉慮乖  
聖朝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  
陛下之憂昔公孫宏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  
之議棄珠崖以專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



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既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煥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卽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

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  
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喜言王霸  
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  
其實爲大臣所輕累爲蕃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  
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  
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恨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  
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  
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暢瑑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  
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

初肅宗卽位大收俊傑或薦璿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  
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  
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  
侍制大厯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戶部尚書十年七月卒  
贈太子太師璿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  
屬吏齷齪無過而已

史臣曰祿山寇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  
矣去逆效順毀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勇決任氣會權  
變以立功房瑄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  
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瑄登相位奪

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  
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  
位重德鎮時其爲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  
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璿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贊日光遠房琯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璿儒風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傳六十三

李暉

族弟齊物 齊物子復

族弟若水

李麟

李國貞

子錡

李峘

弟峴

李巨

子則之

李暉淮安王神通曾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暉少孤事母

甚謹

始爲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睿宗時累轉衛尉少

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毀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

初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九相

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暉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

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黃門侍郎兼太原尹

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  
爲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  
人號其地爲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  
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鬻到官申明禮憲期  
不再犯發兵捕殺羣狗其風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  
拜工部尚書東都畱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  
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  
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暉體含  
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  
主旣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

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疋私覲物二千疋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旣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曷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叅雜難以區分曷奏請準司勳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曷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爲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

大都督

暈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遊

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爲回紇鞭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

齊物

字道用

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孝銳孫也

宗室傳作曾孫

新書作子皆誤

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

陝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

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加齊

物銀青光祿大夫爲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

之善適之爲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爲

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賓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

太常卿京兆尹爲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於物少恩



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忿陝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

客世善冕能損怨云

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

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

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植榦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

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

府擒姦掩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諸聞

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宮僚桑榆之時壯志愈勵松

柏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憖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

於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

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錄精曉吏道衛

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吝委性苛刻爲伯玉所信  
奏爲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  
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爲希烈所敗朝廷  
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爲江陵  
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旣受代以復  
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  
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爲  
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在容  
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  
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德宗紀  
作庭相次卒官

其下叅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賊  
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導百姓  
令變茅屋爲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喻之  
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在稱理  
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  
元諒卒以復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仍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  
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  
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數  
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衆皆悅之十二年加檢校左

新書 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

空昭論曰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盛爲時

所譏

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疎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號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八年卒贈

戶部尚書諡曰成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戶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爲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十四載七月以本官出爲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爲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祿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武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貴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涇源縣男六月

元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左丞  
遷憲部尚書至德二載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扈從宰相韋見素房瑄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  
元宗以麟宗室子獨畱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  
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勳行賞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干預朝  
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  
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  
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  
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

六十六贈太子太傅

諡曰德

賻絹二百疋葬日詔京兆府

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劍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叅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於陝數月徵爲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爲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

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於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充管內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竝如故國貞既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饑饉難爲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諠譁怨讟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爲奏

聞終有所給突將王振乘衆怨給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信宿軍亂攻國

貞夜燒衙城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遁去

國貞曰吾銜命爲將不能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固勸

迴避乃隱於州獄詐負縲紲會國貞麾下爲賊所擒因

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將害之國



貞曰

與爾等討賊何事役爲

軍中乏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子無

負於將土耳其眾引退突厥將王元

新書無元字

振獨曰今日

之事豈須問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

有詔以郭子儀代之

國貞有風彩清白守法爲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辨吏稱

之追贈揚州大都督

國貞峻於操下故其眾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

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平卽斬以徇

子錡以父蔭

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

爲雅王傳

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

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

天下權酒漕運錡得專之

持積財進奉

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

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沒於

私國計

有瀾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

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

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

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

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

度反狀未發憲宗卽位已二年諸道倔強者入朝而錡

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

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

兼撫慰其軍

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澹與

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

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鬻食之復以兵注中

使之頸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別館遂稱兵

蕃落兵薛佶主之挽硬兵

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

室五劍分授管內鎮將令殺刺史

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

於是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

謀矯制傳檄於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

辛祕亦殺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

志安所繫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

憲宗以淮

南節度使王鐸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

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

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

馬使張子良李奉僊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

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

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

子良等既行其夕論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

將干首通衢勢促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眾

大悅遂迴趨城行立舉火內外合噪行立攻牙門鎬大

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鎬曰何人耶曰張中丞也鎬怒

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表侍御也鎬拊膺曰行立亦叛

吾邪既足逃於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鬪

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鎬聞之舉族慟哭子

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執鎬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

逆順且呼鎬束身還朝

年六十七

鎬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

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

爾以宗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鎬不能

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於城西南

尸數日帝出黃衣二襲葬以庶人禮

其挽硬蕃落將士

或投井自縊紛紛枕藉而死者不可勝紀

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

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

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僊檢校右常侍右羽林

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僊檢校右常侍右羽林

將軍邠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琦和  
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案地理志泌州本唐州朱  
全忠表改泌州則憲宗時宰相鄭綱等議錡所坐親疎  
無泌州名固當作唐州也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  
功內邪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卽淮安王神通之下淮  
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  
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  
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卽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  
爲然故誅錡詔下惟止元惡一房而已

從弟宋州刺史  
銛通事舍人銑

從子師偃  
流嶺南

新書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  
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

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  
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  
亞劉贊王緯及鈞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  
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幾十二三餘皆私之  
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惓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  
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銜詔命取濫縑惡  
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  
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  
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  
車喘喘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  
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專鹽鐵之  
利以養兵圖叛會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李暉太宗第三子吳王恪曾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  
禕禕生三子暉嶧峴志行修立天寶中爲南宮郎歷  
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  
趙國公楊國忠秉政耶官不附已者悉出於外暉自考

功郎中出爲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爲魏郡太守兄弟  
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祿山之亂  
元宗幸蜀峴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  
蜀郡太守劍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都健兒郭千仞夜  
謀亂上皇御元英樓招諭不從峴與六軍兵馬使陳元  
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時峴爲鳳翔太守匡  
翊肅宗兄弟俱效勳力從上皇還京爲戶部尚書改越國公  
峴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  
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  
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自峴始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

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  
鄧景山與峒圖之時展徒黨方強既受詔卽以兵渡淮  
景山峒拒之壽春爲展所敗峒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  
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  
遞乘護柩還京初峒爲戶部尚書峴爲吏部尚書知政  
事峴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  
門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  
時峴位終蜀州刺史

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  
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



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

元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

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

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郡太守

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

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尋徙長沙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

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

爲長史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

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載十二月制曰銀青光

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

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

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蓋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前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請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竝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竝停

由是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夫冤輔國先爲飛龍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鑿推之鑿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下屬闕文與鑿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卽死上因畱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

怒叱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  
尹巖向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鑿除名長流播州峴以  
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  
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輕重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

李揆

不敢

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

謂之曰峴欲專權邪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邪  
令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木對曰峴言直非  
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代宗卽位徵峴爲荆南節  
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  
鑿與幸陝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旣還京師拜峴爲黃門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  
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  
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爲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  
叅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收東京受僞  
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  
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爲三司使執之曰夫事  
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宏之義又  
失國家維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  
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  
皆置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

從罔理況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  
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敢圖效順困獸  
猶鬪況數萬人乎崔器呂譔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  
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其料敵決事皆  
此類竟爲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  
尚書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  
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號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號  
王巨卽邕之第二子也剛銳果決頗涉獵書史好屬文  
開元中爲嗣虢王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皇太子杜

夏娣之妹壻柳勣陷詔獄巨母扶餘氏吉溫嫡母之妹也溫爲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爲李林甫王鉷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爲夷陵郡太守及祿山陷東京元宗方擇將帥張洎言巨善騎射有謀略元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元宗使中官召入奏事元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敕令宰相與巨語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

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  
尋授陳畱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翼曰巨  
稱官銜奉謝元宗驚曰何得令攝卽日詔兼御史大夫  
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爲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  
信元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  
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炁先領三節度  
事有詔貶炁爲果毅以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  
之巨奏曰若炁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  
元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  
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敕貶炁



削其章服令隨軍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昃復位至德

二載爲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爲畱守兼御史大夫三

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畱守判尚書

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稅出入車牛等錢

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巨選府縣

官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賂撓政事張氏卽皇后從父妹也宗正

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爲遂州刺史屬劍南東

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

奐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爲子璋所

殺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每執經詣太學

聽受嗣曹王臯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遊無間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鬻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元宗室之翹楚錡之爲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鬻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咥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爲國忠所憎終沮朝恩

疑作輔國

之勢處羣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

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銳果決  
亦可嘉焉終以贓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列傳六十四

苗晉卿

子粲從新書增

裴冕

裴遵慶

子向 向孫樞

苗晉卿

字元輔

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

追贈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參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並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

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畧無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爲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爲尚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一年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愠者嘗爲范陽薊令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祿山恩寵特異

謁見不常因而奏之元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  
登第者十無一二而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  
之曳白上怒晉卿貶爲安康郡太守遷爲武當郡太守  
張倚爲淮陽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遷調之際  
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  
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  
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旣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  
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況  
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  
去

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又出俸錢  
白謂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

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

使

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

入爲

工部

尚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尚書

兼左丞

屬祿山叛逆

寶廷芝奔陝郡不守

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

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鎮遏東道遂出爲陝州刺史陝

虢兩州防禦使及入對固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

書致仕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

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

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即日拜爲

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旣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

實封五百戶改爲侍中後以賊寇漸除屢乞骸骨優詔

許之罷知政事爲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爲侍  
中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  
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  
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

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

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  
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

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  
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  
史思明亂持元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  
是以誘衆

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  
迹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  
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



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爲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斷斷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宴駕代宗踐祚又詔

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變通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土或墨纒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卽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畧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陸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

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僚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

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

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

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

衰暮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

為細小延英召

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

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於私第蕃聞之輿入逼

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上自陝至冊為太保罷

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

年八十一輟朝

三月贈太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葬諸物並官給

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諡曰懿獻初晉卿

東都留守引用大理平事元載爲推官至是載爲中書

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諡曰文貞

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

上賊入上黨焚蕩畧盡而苗氏松檟無傷

大厯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發子

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

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

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贊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

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

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啟中傷

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

竊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  
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  
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  
之况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

字章甫

河東人也爲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

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  
爲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

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

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

及鉷得

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負佐數  
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冕自  
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行軍司馬累遷員外  
郎中元宗幸蜀至益昌郡遙詔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  
以冕爲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之副是時冕爲河西行  
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時  
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

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少失况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上藉累聖之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啟聖正在今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關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卽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爲政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日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

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堤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克劔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爲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衛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宮爐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臣元振思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于朝俾復輔相必能致治成化復徵爲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相杜鴻漸卒載

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察載以其順已引爲同列受命

之際蹈舞絕倒載趨而扶起代爲謝詞冕兼掌兵權留

守之任

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

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

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

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

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

錢支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

盈月卒大厯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

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始肅宗廟唯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

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號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



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  
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

字少良

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爲河東著族遵

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

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

爲興寧陵丞

累授潞府司法參軍時

年已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

舉正綱條理行始著

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

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

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

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

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

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已者

例爲外官遵慶亦出爲郡守肅宗卽位徵拜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己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爲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旣見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爲副將范志誠以邪說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爲詞會蕃寇陷京師乘輿幸陝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爲太子少傅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

朝廷優其老聽就第

注官時以爲榮

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瑄于銓庭言詞不遜凌

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爲吉州員外

司戶參軍遵慶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搗登

聞鼓告以不順上知其謬不省其見信如此

性惇正老而彌謹每

薦賢有來謝者以爲耻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棄疏數而莫知所言

大厯十年十

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

古治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

子向字僚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初李

紆爲同州刺史奏向爲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

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紆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

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  
奔竄向卽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  
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  
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  
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倖多自選於朝防一日  
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已選爲太原少尹德宗召見  
喻旨尋用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  
州又復爲太原少尹兼河南節度副使改晉州刺史克  
本州防禦史遷虢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  
充本州防禦使入爲大理寺卿出遷陝虢都防禦觀察

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爲大理向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飾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惲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辟爲從事得祕書省校書郎再遷監田尉直宏文館大學士王鐸深知之鐸罷相矣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

宗幸蜀中丞李煥奏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  
王鐸復見用以舊恩徙爲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  
賜金紫入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  
京兆尹宰相孔緯尤深獎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  
官樞坐累爲右庶子尋出爲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爲右  
散騎常侍從昭宗幸華州爲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  
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見事之  
全忠由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  
宗甚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  
是相結改樞吏部侍郎未幾換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其

年冬昭宗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爲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蹕陝州進右僕射宏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

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  
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  
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戶六月十一日行及滑  
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

初全

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之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爲純臣避寇全忠固彰大節  
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  
之意悅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爲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歿  
改美謚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爲巧宦者誠不信  
也冕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



僧是何爲政及其老也貪冒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爲國  
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  
二公固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盜而振盜  
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益慮此也

贊曰與矣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四